

T1209.2/7901

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3 1941

禮記

周禮

禮記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

者。亦有漢儒撰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

書。亦有漢儒撰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

禮。周禮之書。有訛缺否。曰。甚多。周公治之失

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其非也。

禮記以十不為上。非謂十人皆也。但十可為

程子詳本卷十四

經說五

周禮

○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儒撰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

伊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安節

○周官醫以十全為上。非謂十人皆愈。但知可治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程子詳本

卷十四 經說

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卽爲上。

○問周禮有復仇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不免者。如親被人殺。其子見之。不及告官。遂逐殺之。此復仇而義者。可以無罪。其親旣被人殺。不訴官而自謀殺之。此則正其專殺之罪。可也。問避仇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而獲免。便使之避也。

安節

經說六

禮記

伊禮記之文刪定亦了。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

儒乖謬之說。本不能混。如珠玉之在泥沙。豈能混之。只爲無人識。則不知孰爲泥沙。孰爲珠玉也。聖人文章自深。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相類。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安節

伊問古者何以不修墓。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爲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曰孔子爲墓。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修虞事。使

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爲之不堅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聖人言不修者，所以深責弟子也。安節

按檀弓其文高秀，後人疑子游作否也。其間誣聖最多。如合葬於防，防墓崩一條中，便有二誣。豈有聖人久不知父死處，至此乃得合葬，纔封墓又便即日崩耶？程子歸罪弟子，然檀弓本文云：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則孔子自封，非使門人明矣。且親墳亦無托人

封築之理。總要識破其巧誣處，則不辨自明。
○明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其學比後世爲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酢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酢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

不是若春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且據一處言耳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不成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理

伊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常淺孔子固能如此但觀其氣象不似聖人之言

伊禮記除大學中庸唯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大隱

伊祭法如夏后氏郊鯀一片皆未可據。道遵

伊經解儒行全不是因舉呂與叔亦云儒行誇大

之語非孔子之言然經解亦不害義理先生曰煞害義理恰限易便只潔淨精微了却詩便只溫柔敦厚了却。道遵

伊亨仲問表記言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如何曰本不可如此分別然亦有些子意思又問莫是有輕重否曰是有陰陽也此却是儒者說話如經解只是弄文墨之士爲之。棣

經說七

孝經

伊問嚴父配天稱周公其人何不稱武王曰大抵周家制作皆周公爲之故言禮者必歸之周公焉。
安節

按此說是矣第七卷禮法中有一說疑孝經祀文王之誤蓋禮制於周公而行於武王夫子稱其制禮者

經說八

論語

伊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誤所以知者唯二子不名

從彥

按檀弓不知誰誤於二子亦稱子

○學而時習之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習如禽之習飛。
胡氏本

按此學字兼知行在內故朱子以做釋之。今云將以行之似專以知屬學。

伊敬事而信以下論其所存未言治具故不及禮

樂刑政。
從彥

伊則以學文便是讀書人生便知有父子兄弟須

是先盡其孝弟然後讀書非謂已前不可讀書。廸

伊慎終追遠惟居喪盡禮祭祀致誠乃其大者。論語

說

明察其所安則見其心之所在已者能知言窮

理則能以此察人。從彥

伊問揖讓而升下而飲是下堂飲否曰古之制罰

爵皆在堂下又問惟不勝下飲否曰恐皆下堂但

勝者飲不勝者

伊祭如在言祭祖宗祭神如神在則言祭神也祭

先至於孝祭神至於恭敬。棟

伊用休問哀公問社於宰我之事曰社字本是王

字文誤也

明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庭光

伊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

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仔細體認一還

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

上纔忠便是一恕即忠之用也。若雨

明吾斯之未能信不先自信何以治人。庭光

明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庭光

性與天道子貢初時未達後能達之故發此嘆

辭非謂孔子不言其意淵奧如此人豈易到庭光

伊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只是

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兩若

按見得時三字指比干自見或學者見得比

干耶

伊用休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爲

之則是仁否曰不然聖人爲之亦是清忠棟

按其事只是清忠聖人所以清忠之心則是

仁若定此爲清忠之事非仁之事恐人却在

事上求仁

邦無道則能沉晦以免禍故曰不可及也亦有

不當愚者比干是也胡氏本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此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蓋亞於

浴沂者也淵

伊居敬則自然簡蓋敬則心中無物是乃簡也。棣

伊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

履田疇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

不覺被僕引自他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要回就

大路若此非中理使小路便於往來由之何害。安節

伊文勝質則史史乃周官府史胥徒之史是管文

籍之官故曰史掌文書以贊治文雖多而不知其

意文勝正如此也。棣

伊問敬鬼神而遠之何以爲知曰人多敬鬼神者

只是惑遠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問

莫是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否曰亦未說到

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也問今人奉佛

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必惑不敬者只是孟浪

不信又問佛當敬否曰佛亦是胡人之賢智者安

可慢也至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

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

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

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太白

也安節

明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義也。仁之事也。若智者利仁。乃先得後事之義也。絢

明先難克已也。光庭

按工夫惟克已為難。然克已最樂。

伊觚之為器、不得其法制、則非觚矣。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天下之事亦猶是也。

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酢

伊中庸之德、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從彥

按此與朞月守相合。

伊論語有二處堯舜其猶病諸、博施濟眾、豈非聖人之所欲。然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然養有所不贍。此病其施之不博也。聖人所治、不過九州四海。九州四海之外、聖人亦非不欲兼濟。然治有所不及。此病不能濟眾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為吾治已足、便不是聖人。

伊子之燕居申申天天如何曰申申是和樂中有
中正氣象。天天是舒泰氣象。此皆弟子善形容聖
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不
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放肆
時亦著此四字。不得除非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
氣。安節
伊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
信也。忠信本也。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
謂之孚。見於事謂之信。論語說

伊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凡人作事皆不知。惟聖人
作事無不知。棟

伊傳錄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門亦
有是患。如言昭公知禮。巫馬期告時。孔子正合不
答。其問必更有語。說巫馬期欲反命之意。故須答
也。又如言聞斯行之。若不因公西赤有問。便信此
一句。豈不有害。如孟子言伯夷柳下惠皆古聖人
也。若不言清和。便以夷惠爲聖人。豈不有害。又如
齊王欲養子弟以萬鍾。使國人矜式。孟子何不可

處但時子以利誘孟子孟子故有如使子欲富之
 言若觀其文只似孟子不肯為國人矜式須知不
 可以利誘之意按時子述王命耳未見有利誘之
 意孟子不許是有義焉使未嘗仕
 而養之是以賓師之禮處之也為臣矣致為臣矣
 不任以政而縻以祿不行其道而養其身君子可
 虛拘乎哉養賢於不臣於
 體尊去官就養於道辱舜不告而娶須識得舜
 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堯命瞽使舜娶舜
 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
 今之官府治人之私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為事
 堯奚為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慝

而治之非堯也

○問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注言諱君之惡是

否曰是何以歸過於已曰若說我為諱君之惡不

可以娶同姓為禮亦不可只可如此道安節

伊禱者悔過遷善祈神之祐也聖人未始有過無

善可遷故曰丘之禱久矣論語說

伊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

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

為三公矣從彥

按顧端文闡此至微至徹見 皇明儒統

伊凡人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較小大強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較，亦樂天順理者也。

明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從彥

伊師摯之始，必定公世，仲尼自衛反魯時也。哀公之世，則摯適齊矣。論語說

伊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為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大專，門人一一紀錄，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為多也。從彥

所謂利者一而已。財利之利，與利害之利，實無

二。按此亦何待言，胡本往往多贅多謬。聖人於利不能全不較論，但

不至妨義耳。乃若惟利是辨，則忘義矣。故罕言。胡氏本

按易言利物和義。大學言以義爲利。孟子以仁義安君親。其理至明。利本不在義外。未有不義而能利者也。後人以利爲義。反義必遺利。旣不善體孔孟之旨。而蘇氏遂欲參利以和義。今觀此條云不能全不較論。云但不至妨義。爾以義利爲兩物。取義爲主。而稍取義以參之。與蘇氏意頗相類。必胡氏記述之失也。

伊顏淵嘆孔子仰之彌高。一章此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大隱

伊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大臨

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君。凡事必詳審也。胡氏本

明四科乃從夫子于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之論也。從彥

按明道破十哲之說。至當矣。從祀登堂。相沿迄今。宰我不仁。冉有聚斂。反居有若南容子賤之

上。孔子之靈。有不安者。後世必更之爲得。

伊論語是孔門高弟所撰。觀其立言。直是見得聖人處。如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不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閔閔行行侃侃。亦是門人旁觀見得。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善觀聖人者。若雨

伊子文問師也。過商也不及。如論交可見否。曰。氣象間亦可見。又曰。子張之言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子之交。棣

明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揜焉者。真所謂狂矣。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知爲國以禮之道。便却是這氣象也。絢

曾點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聖人之志。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矣。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淵

伊子路片言可以折獄。故魯願與小邾射盟。而射

止願得季路一言乃其證也

伊問為政遲速曰後世論治者皆不中理漢公孫弘言三年而化臣尚遲之唐李石謂十年責治太迫此二者皆率爾而言聖人之言自有次序所謂期月而已可也謂紀綱布也三年有成治功成也此聖人之事後世雖不敢望然二帝之治惟聖人能之三王以下事業大賢可為也又問孔子言必世而後仁何也曰民歸於仁天下變化此非積久何能致有成者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如欲

民仁非必世安可安節

伊或問善人為政如何可勝殘去殺曰只是能使人不為不善棣

伊問孔子對冉求曰其事也政與事何異曰閔子騫不肯為大夫曾皙不肯為陪臣皆知此道理若季路冉求未能知此夫政出於國君冉求為季氏家臣只是家事安得為政當時季氏專政孔子因以明之或問季路冉求稍聞聖人之道何不知此曰當時陪臣執國命目見耳聞習熟為常都不知

有君。此言不足怪。孔子謂二子弑父與君，亦不從也。除却弑父與君，皆爲之。雨若

○不占而已。有吉凶便占。無常之人，更不待占。

按此似非不占本意。然足使無恒者警發。

伊左氏載孔子之言，謂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恁地是聖人以力角勝，都不問義理也。孔子請討齊，當時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使顏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臨老，有此一件事好做，奈何哀。

公不從其請，可惜。雨若

按討其弑君，即大義理矣。恐不必別問義理。

至於處置，左氏所載孔子之言爲當。齊民之

不與者，不肯從逆之公心也。因齊民之心而

用之。此聖人大用。非尚力而妨義者也。朱子

云：先用得魯之衆，方可用齊之半。此說深見

聖人之心。若不近取諸已，又近因諸齊，而乃

遣使四出，曠日持久，遠望之，不能自振之，周

與不可必得之晉，聖人舉事，肯如此處置乎。

○辟世辟言辟色非有優劣只是大小次第。

○君子義以為質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

○明九思各專其一。庭光

○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辭免禍言不必信行不

必果惟義所在此之謂也然孔子未嘗不欲仕但

仕於陽貨之時則不可吾將仕矣未為非信也。淵

○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召畔人逆黨而召孔子

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

欲往是沮人為善也何以為孔子。醉

○公山召我而豈徒哉孔子意他雖叛而召我其

心不徒然往而教之遷善使不叛則已此則於義

直有可往之理而孔子亦有實知其不能改而不

往者佛肸召亦然。淵

○明六言六蔽正猶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剛而無

虐之義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

徒好而不知學乃愚。從

○與人交之道則子張為廣聖人亦未嘗拒人也。

伊近思者以類而推。棟

伊大德不踰閑，指君臣父子之大義。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廣之。從

按小德出入，朱子謂其言有病，如程子言乃

行權之義也。然權則大德亦權。湯武革命，石

碻滅親，又豈閑之可拘。子夏所見，終有微偏。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

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

大也。

○堯曰篇，二帝三王之道，後世無加焉。孔子之所

常言，故弟子聚而記之。夫子得邦家，亦猶是也。淵

伊知言之善惡是非，乃可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

也，必有諸已。然後知言，知之則能格物而窮理。從

按格物乃功夫入手處，豈有知言後方能格

物，恐有訛字。

經說九

大學

明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

大臨

明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知未至爾。絢
伊棣問大學知本止說聽訟何也。曰：且舉此一事，其他皆要知本。聽訟則必使無訟，是本也。棣

經說十

中庸

明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絢

中庸首先言本人之情性，次言學，次便言三王酌損以成王道。

伊中庸之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滾說了。今

之語道多說高便遺卑，說本便遺末。

伊中和若只於人分上言之，則喜怒哀樂未發既發之謂也。若致中和，則是達天理，便見得天尊地卑，萬物化育之道，只是致知也。

按此言本然之位，育子思意，是言聖人功化。

伊中只是不偏，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

伊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果可以一貫，若使他人

言之便未足信。或未盡。曾子言之。必是盡。又於中庸特舉此義。言忠恕違道不遠。恐人不喻。故指而示之。近又如禘嘗之義。如視諸掌。中庸亦指而示之。近皆是。恐人不喻。故特語之詳。

○明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絢

按此明道自道也。

○伊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說徹頭徹尾。安節

○明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淵

經說十一

孟子

○伊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為人食。此不是。豈有人為蟣虱而生耶。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亦不然。大抵

力能勝之者皆可食。按此說亦未盡。專以力計。謂人能勝物。便可殺而食之。則

物力亦有能勝人者。當謂之何止。因飲食為人之大欲。欲之所在。聖人不能違。僅可為之。愛養。節制。

少伸其不忍之心耳。佛氏他法皆非不殺之意不可非。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先兄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醉

伊思叔問孟子言善推其所為是歟曰聖人則不待推。

按文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是不待推之證。明持定其志無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然志動氣為多且若志專在淫辟。

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動其心。志者心之所之也。庭光

伊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安節

伊周伯溫問至大至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

不然。是氣之體如此。又問配義與道如何。曰配道言其體配義言其用。又問夜氣如何。曰此只是言

休息時氣清耳。平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又問孔子言血氣如何。曰

此是大凡言血氣。凡人血氣須要理義勝之。棟

明其為氣也配義與道道有沖漠之氣象絢

伊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

未養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

則氣與義合矣本不可言合為未養時言也如言

道則是一箇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

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言義又言道道體也義用也就事上便言義

伊必有事焉有事於此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

然後為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

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意

按正忘助長三者均為病痛又分源流忘助者

有事之病正者忘助之根也此與先難後獲同

理俗諺有兩句云但行好事莫問前程極形容

得此意思出程子謂勿忘即必有事勿助長即

勿正恐未然凡人一下工夫便期必於證驗稍

稍行義浩然之氣却未生便思因循歇手此是

忘所云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也稍稍行義便思

襲取浩然之氣此是助長此更近於作偽矣非

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孔子云先難後獲先事

後得只說到勿正住。得孟子申發出來。完密瀟
洒。集義爲仁崇德工夫總一。○或疑正字作證
字解似少涉安排。是不然。孟子云言語必信。非
以正行也。卽是此正字的據。或又疑心勿忘。心
字頗贅。致後人以勿正心聯讀生疑。豈知孟子
當時特特下此一字。不然。若將三勿字一順穿
下。後人必認三者均屬有事中病症矣。勿正原
已說完。復分兩端申明其候。所以插心字於其
間。若云所謂必有事而勿正者。心中勿如此云。

云爾。

○明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先生與某講孟子。至
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
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因舉禪語
爲況云。事則不無。碍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伊惻惻然。隱如物之隱。應也。此仁之端緒。赤子入
井。其顙有泚。推之可見。
○明隘與不恭。君子不由。非是瑕疵夷惠之語。其弊
至此。

良佐

○卿以下必有圭田祭祀之田也。祿外之田也。

○明事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未盡善也。人子事

親豈有太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從

○伊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昔者孟子三見齊王

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

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

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

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

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從

○伊問：人有不為，然後可以有為，曰：此只是有所擇

之人，能擇其可為，不可為也。若無所不為，豈能有

為耶。安節

○伊禹惡旨酒等事，蓋各因一事言之。人謂各舉其

最盛者，非也。聖人亦無不盛。廸

○伊問：取傷廉固，不可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

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贍，却

於合當與者，無以與之。如博施濟眾，固聖人所欲

然，却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

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不可以給。合當
衣帛食肉者便不足也。此所以傷惠。安節

伊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
之安危在此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
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柄

伊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巳矣。故者。本如是者也。今
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
之也。故曰以利為本。本欲利之也。此章皆為知而
發行其所無事。是不鑿也。日至可坐而致。亦只是

不鑿也。

合橫渠云。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

涵容。但哀矜而已。正叔言。自反而忠。而橫逆者猶

若是。君子曰。又何難焉。此一事已處了。若聖人哀

矜。又別一事。庭光

○不以文害辭。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解

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庭光

伊問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曰。聖人只

教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

孟子自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却不說是命。安節

伊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如救水火。是求所以

生之也。或有焚溺而死者。却雖死不怨。安節

按殺民不怨。須如此引證。庶無病。但救水火

是偶然處變。難與佚道使民竝稱矣。下章殺

之而不怨亦然。

○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也。踐形者是也。如伊

尹可當之矣。民之名。則似不得位者。大人則如乾

之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人亦繫

平時與不時爾。

伊登山難為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瀾必照。因又

言其道之無窮。瀾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

以為瀾。非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成章

者。又言其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

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

輝。大積則有大光輝。

按成章。朱子以為成片段之意。得之。如篤實

而有光輝。已是大人。與下文達字難照應。孔

子欲裁小子之成章者。篤實光輝。又何待裁。
伊子莫執中。是見楊墨過不及。遂於二者之間。執
之。却不知有當。摩頂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
天下不為時。安節

惟聖人可以踐形者。人生稟五行之秀氣。頭圓
足方。以肖天地。則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為能盡人
之道。故可以踐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
類皆是也。參

明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

知所畏懼。修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
道。則立心不正矣。從彥

程子詳本卷十四

程子詳本卷十五

聖賢一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有至憂。

○明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

道聖人孝。聖人廉。

良佐

按履變之聖人。則亦有以一節著者。

○伊聖人與理為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

皆以心處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

及。若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堯與舜更無優劣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

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

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

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大臨

按堯舜之級至微惟孔子曾露優堯之意

○伊孔子嘗論堯舜如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如此

等事甚大惟堯舜可稱也

按孔子明言惟堯則之

禹又分明

如湯武觀舜稱其不矜不伐與孔子言無間然之

事別有一箇氣象

安節

○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

光庭

○伊問天民天吏大人何以別曰順天行道者天民

也順天為政者天吏也大人又在二者之上孟子

曰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聖人豈不為天民天吏

如文王伊尹是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

之謂神非是聖人上別有一等神人但聖人有不

可知處便是神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理鼓動萬物如此

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

伊楊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

聖人。則見天地。紫芝

按聖人不恒有。則如何。觀聖人之言行而已矣。

且觀乎人。則見聖人矣。

明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絢

明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

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

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

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

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

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

儘豈弟。孟子儘雄辯。醉

伊或問。夫子賢於堯舜。信諸。曰。堯舜豈可賢也。但

門人推尊夫子之道。垂法萬世。故云爾。然三子皆

非善稱聖人者。如顏子。但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而已。後來惟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又鄉黨一篇。

形容得聖人動容注措甚好。使學者宛如見聖人。

按顏曾是形容孔子意象。三子自是推崇語。

○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

功也。醉

○明有人疑伊尹合於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

止。不得為聖之時。何也。曰。終是任底意思在。良佐

○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

以湯之心為心。迤

○伊尹不可言蔽。亦是聖之時。伯夷不蔽於為已。

只是隘。

○伊人皆稱桀下惠為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

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為聖人。也須直待已實見聖

處。方可信。

○問伯夷不念舊惡。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

推其所為。須不容於世。然却為他不念舊惡。氣象

甚宏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

叩馬則不知。非武王則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他隘

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

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安節

○伯夷孟子言其得聖之清。孔子言清而有量。辭

按有量與隘相反。然量在能忘人惡。而隘在不達大義之變。不相害也。

伊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安節

伊孔子之時。道雖不明。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

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時。道益不明。異端之害滋甚。故其論伯夷也。以學。道未盡乎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害矣。故孟子推其學術而言之也。夫闢邪說以明先王之道。非拔本塞源不能也。胡氏本

按邪者不正也。偏者正而未中者也。伯夷是也。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是推論學術也。夷惠非邪說。閑道者必以至正為宗。故併與其偏者而推之。

伊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

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漸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至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按墨子非孔門之流弊。莊周荀卿則孔門之三四傳而漸失。漸畔者也。莊周於孔子或尊或侮。荀卿又傳李斯。至焚六經。此條含意甚遠。學不至當遺教。必偏直以誤後世。爲儒者之孽。

○仲尼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辨也。醉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

可不以道自任。大臨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醉

○孔子爲宰則宰。爲陪臣則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

形象。然後為太山。許多水。然後為海。

○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

如剪綵為花。花則無不似處。只無他造化功。綏斯

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臨大

按孟子難說剪綵。却似假花。無生意了。孟子是

勝地名花。觀者傾動。孔子隨地生香。不斷遊人

相忘。微別處。或如此。

○明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

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

我自做着天裏。聖人之言。氣象自別。

良佐

按將喪未喪。亦正有所受命之語。與天生德於

予。同意。知天也。未嘗自為天也。果自為天。用舍

與死生何二。亦可以易天下之無道矣。且孔孟

別處。未必在此。

○明孔子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

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為一矣。蓋聖

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其言聽天所命未能合一上蔡

按前條謝良佐記明道語其云我自做天此自是良佐口氣非明道口氣朱子謂上蔡向人語必掀髯裸袖以助精彩其所記有三分是自家意思正謂此等處也蓋上蔡為人激發一邊此條出上蔡語錄又是上蔡平日口述明道之言而其門人代記之者其云與天為一語氣却平特將二條竝存參考同異自當有見處集中

凡註上蔡者皆其門人所記

○明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未粹索學以充之良佐

按此充字非充拓之義乃充養之義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明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絢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

皆同。只這便有分別。若無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理
伊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自知。他。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爾。
明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孟子者。禹稷

之事功也。

紉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按此謂顏子才比古人。德則過之。以其遊孔門而好學也。

○明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大目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子五人焉。三人富貴。而二人貧賤。以二人言之。則不足以父母一家言之。則有餘矣。若孔子之至德。又處盛位。則是化工之全爾。以孔顏言之。於

一人有所不足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羣聖人言之則天地之間亦富有餘也。絢

○西室所聞云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聖賢以和氣生須和氣養常人之生亦藉外養也。焯

○伊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

○諸子之於道若温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人幾矣如盍各言爾志子路顏子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與物共者也。大臨

○明顏子屢空空中受道子貢不受命而貨殖億則屢中役聰明億度而知此子貢始時事至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乃後來事其言如此則必不至於不受命而貨殖也。絢

○伊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安節

○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

皆其學也

明參也竟以魯得之。良佐

伊曾子傳聖人之道。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

如聖人之門。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

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安節

伊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如言吾得正

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

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明曾子易簣之意。心是理。理是心。為律。身為度。

也。絢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

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為同心。

伊問為仁。先從愛物上推來。如何曰。不愛其親而

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

物之心。推而親親。却是墨子也。因問舜與曾子之

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受杖事。雖不可信。却

有義理。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舜百事

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也。若舜須逃也。若

按墨子尚知施由親始。蔽在無等。未至倒行。釋氏棄父母而專愛物。望其逆推。且不可得矣。故釋教又墨子之罪人。

伊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曰：過於厚也。聖人大中之道。賢者必俯而就。不肖必跂而及。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眾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

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可。聖人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禮法而已。安節

按曾子過厚非中。堯舜太王行權以合中。又稍別。

伊棣問使孔孟同時。將竝駕其說於天下邪。將學孔子邪。曰：安能竝駕。雖顏子亦未達一問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昔孫莘

老嘗問顏孟優劣。答之曰：但看其立言如何。凡學者讀其言，便可以知其人。若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棟

按無大優劣。是論質地。若造詣則孟子晚年晬面盎背，未必終遜顏子。其言溫粹英發，亦質性使然。恐未可以此分造詣之優劣。

伊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

伊問橫渠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

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

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

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

賢亞聖之次也。或問氣象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

之言比之，便見。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

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安節

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

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酢

伊孟子有功於聖人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安節

按有功云者彼益此下益上外益內之義孟子亦聖人之儔也原是一家人直有功於萬世

明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裏便見得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道

是如何良佐

伊呂與叔問孟子亦有疑慮舜為法於後世我猶

未免為鄉人憂之如何如舜而已伊川曰聖人憂則有之疑則無夫何故人所當憂不得不憂如孔子是吾憂也若疑則無之矣焯尹

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飽食煖衣然後教之孟子而後却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只說到道

元未到得西銘意思大臨

伊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

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大隱

伊鄧文孚問孟子還可為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按至字朱子云當作聖蓋者其所見與聖人同聖人是已造其地學之聖而踐履之生熟猶分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君子無不敬如有心藐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處云

皆古聖人須錯字若以夷惠為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為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為聖人迪

按聖人百世之師一章極力稱揚則知皆古聖人句非錯孟子自將聖字活看

明成人之名自非聖人誰能當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足以稱成人之名絢

○仁義禮智四者本於心而生色粹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非自及此焉能道

得到此。大臨

○孔子弟子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

○明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絢

○伊孔子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

如。曰未可也。便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說足食足

兵。民信之矣。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

纔說去兵。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自

非聖人不能答。便云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

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此問。不是聖人不能如

此答。勉

○明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良佐

○聖賢二

○伊聖狂。聖不必是睿。聖狂不必是狂狷。只是智通

者。便言聖。如聖義中和。豈必是聖人。

按書言狂克念。聖罔念。此訓深得其理。狂夫固

有克念之時。然其旨與釋氏所謂放下屠刀。立

地成佛者自異。若聖人則又安有罔念之事哉。

○伊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

可大凡所受之才。難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蓋大賢以下。卽論才。大賢以上。更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有才。聖人忘已。更不論才也。安節

伊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况於聖人。安節

○西室所聞云。聖人氣數順。無橫逆。死學入聖域。其數亦隨氣幹轉。先生曰。學而至聖。爲奪造化者。以此。紫芝

伊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所見有大小。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駟

按慮及天下千萬世一語。乃千萬世爲君子者之鵠。平生自反。未能有此。則何敢以君子自居。

伊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苟楊道不到處。廸

伊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已來制誥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廸

按後世制誥詩自有可采然難續經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紫芝

按春秋即魯史以明王道故書王正月天子之

史又何用自加帝字知非文中子手

合子厚謂伯淳優於正叔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合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上蔡

按道得下三字難會以上文不相合觀之知為

兩人語意多相契也明道善能引人

合信伯先生曰明道猶有謔語若伊川則全無明

道聞司馬溫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

有疑遂闕之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

伊川直是謹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周憲

合馮忠恕涪陵記善錄云王霖公澤言明道伊川

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頤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尹焞云亦嘗聞先生言之

伊洛淵源錄

明范夷叟欲同二程去看廝地黃明道率謝子謝子以前輩為辭明道云何妨一般是人

蔡上

明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蔡上

明陳了翁瓘曰范公淳夫嘗論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惟伯淳能之子問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子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了翁自是常以寡陋自媿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然後讀之

譚善心補遺

明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大臨

明明道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

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此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

○明神宗問王安石之學如何明道對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

○明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遊晁氏

○明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

來逐不附已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廸

○按安石之伎不怨明道且稱其忠信忠信可行蠻貊不益信矣乎君子涉末世受人怨忌定須自反非必反其事也反其生平誠之淺深厚薄如何

○明胡氏傳家錄云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

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先生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如此。於去就又却極分明。不放過一步。作臺官時言新法者皆得責。明道獨除提刑。辭不受。改除簽判。乃止。伊洛淵源錄

明馮忠恕涪陵記善錄云。或問明道之死於富韓公。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人也無福。伊洛淵源錄

伊伊川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

與從幼小有如是才識

伊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迪

伊鮮于侁問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伊川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面。胡文定公集記此事云。安國嘗見鄒至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至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

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有不通處問
 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至完色動徐曰有
 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
 二先生學術至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
 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
 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說顏子所樂者
 何侁曰不過說樂道伊川曰若道可樂便不是
 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穎昌有
 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
 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為善古
 人觀象作服便是為善之具

按文公云便謂顏子樂道亦不差伊尹嘗樂堯
 舜之道矣此證甚親切道原不比他物有可執
 著把翫者也樂道與無道可樂復何別言樂道

則正言無道可樂未免流弊

伊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毀及伊

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

不肅也紫芝

伊寬曾問伊川謂永叔如何尹先生曰前輩不言

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寬

伊伊川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

公詞否少游意其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

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驛然王

伊晁以道見伊川先生論難反覆以道曰如此是先生亦欲人同已也先生不答門人云先生所欲同者非同已也正欲道之同耳呂本中伊信伯先生曰伊川年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豈可不知其故哉周憲伊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伊川先生先生召食食五品亦甚豐潔坐間問事甚衆先生一酌答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既而微笑云只被公家學佛呂本中

伊孔門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某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何如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淵

伊尹先生曰近有人說伊川自比孔孟焯不識明道每見伊川說學問某豈敢比先兄由是推之決無此語郝寬

按前條孔子沒後云云此自比孔孟之疑所從

來也。

○明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良佐

○伊某接人談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

未有如子厚。明

○橫渠言氣自是橫渠作用立標以明道。

○伊西銘一篇誰說得到。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

別處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若雨

○明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研得意即書。伯淳云

子厚却如此不熟。上蔡

○合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眾。一夕

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

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

弗及。汝輩可師之。是日更不出虎皮橫渠乃歸陝西。尹焞

○伊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

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

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

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行狀今有兩本一本云盡棄其

學而學焉。一本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恐是後來所改。○紫芝

○世之信道篤不惑異端者邵堯夫張子厚司馬君實醉

伊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大臨

伊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安節

合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

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某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為知天因說今年雷起何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某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上蔡
合邵氏聞見錄云二程先生侍太中公一日訪康

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携酒飲月坡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悵然謂門生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是日康節有詩明道和之今各見集中譚善心補遺

按此日情景宛然仲尼歎猶龍

○明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言來又

如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意思古未有人道大臨

按畫前有易其見是刪後無詩其語非後人之情性猶古人之情性則後之詩猶古之詩也豈曰無詩患無刪者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能謹細行

○堯夫猶空中樓閣

○伊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

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却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先是堯夫已自爲塋，他在房間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衆議始定。又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拾，却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

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按不昏可說他人若邵子未病時豈有昏曾子臨終亦只聞隅坐童子之言未嘗於遠處語能聞也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邵子能聞，須更有一理在。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事，將這箇做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按不動心便先知死，似未盡然。燭理明，孰如元公明道亦未聞先定刻期總之。儒者得正而斃，縱不先知自無害邵子。是儒中帶仙風者，只如邵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

之說人能原始知得所以生便能反終知得所以死若不明得雖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安節

合邵氏易學辨惑云先君病且革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致力願先生自主張先君曰平生學道固知此矣然亦無可主張伊川猶相問難不已先君戲之曰正叔可謂生薑樹頭生必是生薑樹頭死也伊川曰從此與先生永訣矣更有可以見告者乎先君聲氣已微舉張兩手以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君曰面前路徑須常令寬路徑窄則自

無着身處況能使人行也譚善心補遺

按邵子臨終不忘切切惓惓之義真程子之益友程子亦必能體會其言

合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許之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於庭明道曰顛已得堯夫墓誌矣

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紫芝按安且成三字就邵子之學言之未許以正亦

附聖賢一評論古今人物

明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

才可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
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二物。只是一物。伯淳言
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
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晒
按誠與才合。先聖言之。論學問。由誠以及才。不
立誠。則功夫無本也。故爲士者。必行已有恥。而
專對於四方。論人材。由才以及誠。使非大有爲
之才。則其所爲誠者。一質魯而已爾。故必可托
孤。可寄命。而大節克堅。然後謂之君子。必百里

可王。而不爲不義。以取天下。然後謂之聖人。洪
範云。猷爲守者。蓋必其智能謀。其氣能發。而其
心能貞。然後謂之協極。不如是。於開治撥亂。總
無當也。茲言也。惟明道先生乃其人。他人莫能
當。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
甚分明。萇解經。亦未必皆當。顛

○伊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大隱

按董子在秦漢功利窟中發此四言。是真儒心事。惜所見不全。以孔孟言仁義處較之。自見朱子亦嘗言之。

伊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嘗言爲韓王送沛公。觀良心。只是爲天下。且與成就却事。後來與赤松子遊。只是箇

不肯事高祖。迪

按子房俊傑之至高者。非儒也。能用漢高。信然。蓋子房自有本志。至蘇子瞻謂賈生不能用孝文。則非矣。臣而可有用君之心乎。

伊思叔問荀彧如何。曰。彧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顓稱其有王佐才。曰。不是。嘉仲問如霍光蕭曹之徒如何。曰。此可爲漢時王佐才。棣問史稱董仲舒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王佐才。須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

按董子學近王佐而無其才程子論之極平

伊問諸葛果王佐才何為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為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覺曰聖賢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某謂殺不辜以利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亦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

為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安節

伊問諸葛取劉璋事如湯兼弱攻昧否先生曰弱者兼之非謂并兼取他只為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

楚

按璋非不昧亂兼乃兼并之義恐無助意孟子云周公兼夷狄

伊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其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

而興劉氏可也柄

伊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安節

按卿立身行事賢於雄遠矣所云過多過少者

專指其著書如下條禮偽性惡之類雄則依傍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按荀卿言性惡然身

不為惡一生拂性而行事與言禮偽而多述禮書

一生修辭設其偽與觀此則其說不攻而自破

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

道至卿不傳楊子雲仕莽賊伊楊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

悔不能先知遜於不虞以保天命此只欲全身也

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

保耶安節

劉子之學甚支離只立名做法語便不是了

伊荀爽從董卓辟遜迹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

明哲保身亦不至轉身不得爽自度其材能興漢

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而強圖之非也柄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

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

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楊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則無取若取老子剖斗折衡等語爲救時反本却尚可恕至如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謂其言道德則有取蓋自是楊子不見道豈得如愈也顛

伊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是得孟子意

亦道不到其言荀楊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廸

伊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安節

伊問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意亦甚好但持教不知

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過，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安節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元不知學。大臨

○君實近年病漸較放得下也。

○明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

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駟

○明邵氏聞見錄曰：神宗欲用溫公，召至許州，令過

闕上殿，方下詔謂監察御史裏行程顥曰：朕召司

馬光，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

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

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譚善心補遺

○伊邵氏聞見錄載：伊川先生云：凡從安定先生學

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譚善心補遺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

何有。醉

○伊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予過成都，公時攝

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欵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釋

伊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焯尹

明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蔡上

伊王介甫為舍人時。有雜說行於世。其粹處有曰。

莫大之惡。成於斯須。不忍。又曰。道義重。不輕王公。志意足。不驕富貴。伊川嘗曰。使介甫只做到給事中。誰看得破。焯尹

按才器有大小。惟學道則小者可大。介甫學其所學。而自以為道。安得不限於器耶。居卑有能聲。負重則損望。甚且以害天下。故小才而大用。天下之不幸。亦其人之不幸也。能自量。斯能自全。○不驕不輕。謂內自足者。不必厭薄外物也。元劉致引其語云。志意修。則輕富貴。道義重。則

輕王公太淺矣。非伊川取介甫本旨。

伊釋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

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

中求有過。

合正叔言：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

後聞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

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

昔年有人欲為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

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

而有之，如何得安。在王維莊之類，猶可。獨晉公則

不可，寧使耕壤。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明許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一加減定，

即終日不換。良佐

按此是呆漢，只問人問定，又不換。然觀下條所

與遊者，皆大人君子也。世自有呆漢喜親正人。

正人亦以其無世俗浮薄氣，安與之遊。

明許渤在潤州，與范文正、胡宿、周茂叔遊。良佐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不中理。知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智稍高，亦能窺測一二。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理。但不有諸已，須用知巧，亦反失之。如蘇張之類。大臨

按此由立志之謬，非獨窺測與自得之分。

○伊史記載宰予被殺，孔子羞之。嘗疑田氏不敗，無緣被殺。若為齊君而死，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有。及觀左氏，乃是闕止為陳常所殺，亦字子我，謬誤如此。棣

附聖賢二

評論門人

○編錄舊曾看，只有李籲一本。無錯編者。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都是。迪

按不敢改動，或致大錯。不拘言語，却得其意。記述之難，記述之妙，竝可知矣。

○合明道在潁昌，龜山先生調官京師，因在潁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謝顯道為人誠實，但聰

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後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唯有楊謝二君長進

龜山語錄

按楊謝未嘗不染佛學也特不從耳上蔡語錄經朱子芟而龜山門下士最多其傳獨盛於是諸說之混禪者皆不可捨而朱子不得不一一正之

明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展托得開將來可

望

蔡

明明道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泚其憤悱如此

仲良

謝顯道崇寧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謝顯道何如人先生曰由求之徒

紫芝

明楊時於新學極精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學大抵支離嘗與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大臨

○游酢楊時先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有所得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張天祺自然有德器只是氣局小規規太以事為重傷於周至。大臨

按天祺激安石害天下亦是太以事為重。

○天祺昔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畧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大臨

○游酢得西銘誦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者也。從彥

○伊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說渠判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焯

○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為人明辯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尹子曰明辯有才而復染禪學何所不為。大臨

○伊尹先生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寬邢

○伊尹先生與思叔共學久一日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先生曰某不逮思叔如凡有請問未達

必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
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某雖愚鈍。自
保守得。若思叔則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
自後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
不待尹秀才肯待。寬 祁
伊尹彥明以篤行爲先生所稱。先生沒。彥明窮居
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先生主敬之教。彥明獨能力
行之。呂本

伊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而卒。初

以文聞於鄉曲。自見伊川後。作文字甚少。伊川每

云。張繹朴茂。

尹焞

伊張思叔作商稅院題名記。先生以爲得體。李邦
直卒。委思叔作祭文。多溢美。他日別製祭文用之。

紫芝

按虛譽不可尚如此。後人爲人墓誌。無不溢美
者。蓋據其來狀。不得不溢也。只不作爲是。又有
苦於不能辭。

伊崇寧間。范致虛攻先生爲元祐邪說。朝廷下河

南府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求見先生辭之伸欲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伸為御史論事公論與之紫芝

伊周恭叔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周來洛中就伊川會伊川有涪陵行後數年周以酒席有所

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洛尹先生以是告之伊川曰以父母遺體偶娼賤豈得不害義理祁寬

伊孟敦夫來伊川又從王氏而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穢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曰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沒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胡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來見尹先生曰先生令某來見二公若彥明則某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尹先生曰只不消

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其之心也。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竟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洒掃得乾淨，莫更快人意否？寬

伊川歸自涪陵，謝顯道自蔡州來洛中，再親炙焉。久之，伊川謂和靖先生及張思叔曰：可去同問謝良佐。此回見吾有何所得？尹張如所戒，謝曰：此來方會得先生說話也。張以告伊川，伊川然之。寬

程子詳本卷十五

程子詳本卷十六

異端

○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彛，然亦惡其亂人之心。

伊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水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權詐去。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源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初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捭闔捭闔。

既動然後用鈎鉗鈎其端然後鉗制之其學既成
辭鬼谷去鬼谷試之為張儀說所動如入庵中然

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惑之孟子時已有置而不

足論也安節

○異教之書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然其流必乖

故不可以一事遂都取之若楊墨亦同是堯舜同

非桀紂然其就上所說則是成就他說也非桀是

堯是吾依本分事就上過說是他私意大臨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

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

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

此其為能弘道也紫芝

按天地時時生物但不與聖人同憂豈以其無

意於仁而謂之不仁哉老子此言未嘗是也

○伊學者從來多耽莊子只為謹禮不透有膠固纏

縛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如東漢之末尚節行

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安節

明老子之言竊美闢闢者也。絢

○與奪翕張固有此理老子說著便不是

○老子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秦愚黔首其術蓋

出於此

○伊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

之未盡者

○伊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為之先王之時聖道

既明人不敢為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於天下

才智之士不知道所趨向各自以私智窺測天地

盜竊天地之機分明是大盜用此以簧鼓天下故

彼自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安節

○伊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

一章最佳。良佐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伊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佛周氣象

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

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上蔡

按程子似未嘗細讀莊子惟朱子深知莊子灼

見佛氏諸經皆中國文人點子。盜莊列之意而爲之。其說詳載語類中。

伊孟敦天問莊子齊物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意乃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棟

按物論二字聯讀。莊子見世間物論不齊。因思齊之也。此亦是莊子淺處。程子邵子皆認爲齊物。苦苦致駁。近世楊慎博雅自負。厭薄儒術。借

此深肆其詆誹。故知立言者一字考究不詳。卽啓後人攻辨之端。

伊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曰有之。向見嵩山董六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聖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爲。釋氏常言菴中坐。却見菴外事。莫是野狐精。安節

按心靜亦儻侗語。必靜中別有一種功夫。方能先知。不然禪子亦不斥之爲野狐精。王文成中

年習靜。遂能前知。尋悔曰。此只是弄精神。遂棄去。棄去。遂不復前知。可見當其時。是有一種精神。團結不放下。方能如此。

伊問神僊之說。有諸曰。若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居山林間。保形鍊氣。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僊。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久矣。安節

明楊墨之害甚於申韓。孟子只言楊墨佛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其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絢

按孟子闢後。學者皆棄楊墨而不信。卽間有推墨子者。亦寥寥矣。若無孟子之說。後世不知如何。橫流大聖大賢闢邪之功。千百世受之。而不可得。覺也。佛教亦然。若無昌黎程朱闢之。所謂削何可得。

伊問明道先生言。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

人也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往往皆高明之人然非中庸所謂極高明也所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智豈更有過安節伊釋氏之說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明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為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異端造作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絢

伊尹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絢

伊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於言下即悟何啻讀十年書安節

按言下即悟須夙昔有功或從悟後加功亦得不然者恐成一時虛光景

伊昔謂異教中疑有達者或是無歸且安於此再

嘗考之卒不達。若達則於其前日所處不能一朝居也。如毀其人形。絕其倫類。無君臣父子之道。若達則不安也。只夷言左衽。尚可云隨其國俗。至若人道豈容有異。

○佛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於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顓曰。此

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但化者。意亦如此。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簣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禪者曰。此迹也。何不

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又別是一處。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至秋冬却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爲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顛
伊釋氏言成住壞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壞無住。

空且如草木初生。旣成。生盡便枯壞也。他以謂如木之生。生長旣足。却自住。然後却漸漸毀壞。天下之物。無有住者。嬰兒一生長一日。便是減一日。何嘗得住。然而氣體日漸長大。長底自長。減底自減。自不相干也。安節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作何等物。看。望。望。然以爲累者。文王不如是也。有生必有

死有始必有終此所以為常也為釋氏者以成壞為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為常也釋氏推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為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耳胡氏本

伊釋氏處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為事者亦有昏愚為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良佐

伊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

說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謂佛如大富貧子若雨伊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却是味短只為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只消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鹹非苦費多少言語

明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體道。自不足。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絢

明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絢

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紫芝

明釋氏無實。

絢

伊正叔視伯淳墳。嘗侍行。問佛儒之辨。正叔指墻

圍曰。吾儒從裏面做。豈有不見。佛氏只從墻外見

了。却不見入來做。不可謂佛氏無見處。

蔡上

伊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

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

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

絢

伊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

氏要屏事。不問這事。合有合無。若合有。又安可屏。

若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麼安節

伊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為他不

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

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然又却

渴飲而饑食戴天而履地安節

伊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良佐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古亦有釋

氏盛時尚只是崇設像教今日便先言性命道德

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中人以上其

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此事蓋亦繫時之汚隆清

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為害却只是閑言語又豈

若今日之害道其術大槩且是絕倫類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為寄寓故當忠孝仁義

之際皆出於不得已直欲和這些秉彜都消殺得

盡然後以為至道也然畢竟消殺不得如人之有

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

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者亦其性之自

然今強曰必盡絕為得天真是所謂喪天真也持

國之為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儘說得知。有這箇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却竟無得處。他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贊易。前後貫穿。都說得是。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處。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雖說得。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周徧。大臨

○異教之說。其盛如此。其久又如此。亦須是有命。

然吾輩不謂之命也。大臨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帝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已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大臨

伊若不學佛。須是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迪

伊儒者卒多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未安穩休不得見人有一道理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爲前面逢著山逢著水有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爲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已有家人言他人家爲安已必不肯往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爲於已道實無所得

伊或問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醉

今日卓然不爲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做身主不得爲人驅過去裏大臨

伊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爲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外父

出家便絕人倫。只為自家獨處於山林。人鄉裏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為君子之心。釋氏自己。不為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為之。而已不為。別做一等人。
伊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是欲天下皆至於聖人。佛以其所賤者教天下。是誤天下也。
伊學佛者難云。人皆可以為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為堯舜。是

所可賤也。故以為僕隸。大臨

按僕隸中亦有善人。貴人不必皆為善。三代而下。人生貴賤。大半因於家世。非必較量材品之後。定之為僕隸也。

伊程子之齎屋。時樞密趙公瞻。持喪杜門。使侯隲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隲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為君子。則君子將誰使。隲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

為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為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釋

伊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甚可愛一日謁之其僧出暫憇其室見一老行問其徒曰為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凡晚叅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父父子之分尚已顛倒矣楮
伊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安

按學禪者又有一種通透世事者一腔世情禪將何用

釋氏之學儘極乎高深要歸乎自私自利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須覓一箇綴姦打訛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自利釋氏之說其歸欺詐自古至今人莫不溺其說而不自覺也原釋祖能窺測因緣轉化其始亦只似譬喻其徒識卑看得入於形器故後來只就上結果其說始以世界為幻妄而謂有天宮後亦以

天為幻卒歸之無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以至剪帛為衲夜食欲省舉事皆反常不近人情至如夜食後睡要敗陽氣其意尤不美直如此奈何不下

按此是志不能帥氣故反欲敗氣以扶志

伊五祖令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

有此理迪

伊禪家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小大不同特欲傾此於彼耳然在太陽幾時動又其學善

遁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良佐

伊神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

謂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之說則無是理良佐

伊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謂既明此理而又執

持是理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

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為障則是已與理

為二安節

伊釋氏尊宿者自言覺悟又却須印證則是未知

也得他人道是然後無疑則是信人言語非自信

伊問其嘗讀華嚴經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為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他處曰只為他歸宿處不是只是箇自私却為釋氏之辭善遁纔窮著他便道我不為這箇然怎生遁得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却這箇心怎生事神明安節
按此與所問三觀自不相蒙焚香懷福非禪子

事為問者求所以破之故且就無可遁處說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經只言一止觀

○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艮卦可了

按法華華嚴一是用功一是受用總艮卦可了

○周茂叔窮禪客

按世傳茂叔從不闢禪然二程親遊其門述之

如此則知元公但不筆之於書耳

伊先生少時多與禪客語欲觀其所學淺深後來

更不問蓋察言不如觀貌言猶可以所聞勉強至

於貌則不可強

良佐

伊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

如禪客禪者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

心便是常忙

明明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

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呂本中

○今釋氏之說衍蔓逃溺至深難與力爭惟當自

明吾理吾理立則不必與爭然在今日釋氏却未

消理會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學譬之盧從史在潞

州知朝廷將討之便使一處逐其節度使朝廷之

議要討逐節度者而李文饒之意要先討潞州則

不必治彼而自敗矣如今日却要先整頓介甫之

學壞了後生學者

大臨

按介父身為宰相秉權立學以之取天下士士

不得不從沒則漸衰久而盡廢矣今介甫之學

靡有孑遺而佛說迷蔓滋甚故先整頓介父者

北宋一時之事也明理反經立制以銷鎔釋教

者百世帝王之事也必有湯武伊周者出合道



